DS
735
A2Y86
1771a
v.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

周

景王

戊辰十有二年。使詹伯(詹桓伯。周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趙武之子。謚景子。)來致閻田。(氏族略。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閻。春秋彙纂注。閻屬晉。與甘相近之邑。)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閻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卽陸渾戎。)伐潁。(今河南府登封縣有陽城廢縣。周潁邑。)王使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卽邰。)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以上諸國注俱見前。)亳。(春秋釋例。亳。小國。與燕近。)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弁。冠也。童

子垂髦始冠。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霸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巳十有三年。齊欒施。子雅之子。子欒之孫。以字爲氏。高彊。子尾之子。子高之孫。亦以字爲氏。奔魯。

齊欒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

陳氏厚施齊之將爲陳氏晏嬰已屢言之然觀其教無宇以讓德義利云云意雖爲公適足使其輕財結衆之計工于謀國者當不出此

旗字。欒施子良字。高彊將攻陳鮑亦告鮑八無宇授甲以如鮑氏。鮑國諡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欒高敗。又敗諸莊。城內之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爲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爲鍾三量既加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國之諸市踴（刖足者屨）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益得齊衆心穆孟姬（景公母）爲之請高唐（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　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左傳注。地闕。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左傳注闕。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爲西不羹。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爲東不羹。使棄疾爲蔡公。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卽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檀伯也。櫟大夫。厲公殺之。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卽雍廩。實殺

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辛未 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周之郊。甘人弒甘公過。

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人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爲平公。

魯公子憖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謚平子。不禮于南蒯。季氏邑宰。南遺之子。蒯謂公子憖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憖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爲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河乃復。憖遂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

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懟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皙齊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弒。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爲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轘觀起。從奔蔡。事在靈王二十一年。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薳氏之族。楚子殺薳掩而取其室。掩。蔿賈曾孫。及

薳居。掩之族。楚子奪其田。許圍。許大夫。遷許而質之。蔡洧。洧仕楚。楚滅蔡。其父死焉。蔓成然。字子旗。鬬韋龜子。楚子奪其邑。爲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申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徇之于軍而不殺。故猶在楚。作亂。從乃召公子比。即子干。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晳。時在鄭。襲蔡。見蔡公。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入楚。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沿夏。左傳注。漢別名。將欲入鄢。即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是。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徬徨山中。野人莫敢入。

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尋縊于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將不知楚靈死。畏其復來。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卽位。名曰熊居。是爲楚平。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羣望曰。請神擇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寧府信陽州。曰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爲令尹。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余必自取之。民患

晉自溴梁之後會盟皆大夫主之此再合諸侯意將修復霸業乃叔向專以威力導其君并不知仗義執言之用是以諸侯閒而晉亦衰孰謂叔向爲賢大夫哉

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獻公摯。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子定公寧。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城。故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虒祁。晉平公築虒祁之宮。事在王十一年。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虒祁宮故址。在今山西絳州南。魯叔弓。謚敬子。叔肸曾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

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鄭。用人于亳社。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私于荀吳曰。魯晉兄弟也。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爲平公）。歸于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是爲惠公）。歸于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

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眛。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子。留吳爲行人。聘于晉。趙文子趙武。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狐庸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時吳亦僭號。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別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緜皋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州春秋鼓國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悅全反）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以其貳于楚也）

丙子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郯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郯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

郯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叔孫豹之子謚昭子）問曰少皡氏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與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武斷定著名徒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爲定論耶

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各氏已見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天門山在縣西南寰宇記楚獲吳餘皇于此與和州梁山相對時人呼爲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匄（楚穆曾孫字子瑕）爲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

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諸樊子即闔閭)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 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魯申須(魯大夫)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爲大火之次)火出(火尚伏當須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亦魯大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 火房火之舍衛星營室營室水也牡雄也水畏火故丁爲壬妃)至是夏五月火(卽心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禹潦湯旱何嘗不鑄幣利民景王之鑄大錢非爲救災備患是以有民失其資

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徙大龜徙主祏于周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救火初鄭裨竈言于公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謂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時門鄭南城門洧淵水經注洧水逕新鄭故城又東爲洧淵水

鑄大錢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賈重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

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名旗單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之病觀于繼嗣無財不益信乎非獨譏變法也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救止之說尤屬迂謬晉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 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

許男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愼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慢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矣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加之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己卯

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宮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乘車兩馬。俾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問樂于萇弘。周大夫。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察廟朝之度。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子。及子尚。伍員亦曰伍胥奔

吳。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漢爲父城縣。故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後。一即此。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命。夫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楚子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尚尚爲棠邑大夫。棠。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弒僚。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作專諸堂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足疾不立。事見前。

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惡子。奪之司寇與鄄。衛邑。注見前。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下邑。縶有事于蓋獲衛郭門。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鳥。衛郭門外地。北宮氏之宰。北宮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喜。其宰不知。殺之。喜。佗之子。謚貞子。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爲驂乘。將作亂。謂之曰。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終竟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疏無射鐘名其聲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鐘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韋昭國語注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單子旗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爲石今作鐘不度不中鈞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吾聞政象樂樂從和八音克諧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細無射大林鍾大聲陵之細聲

抑而不聞。非和也。聽聲越也。言迂遠。無射之聲。爲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迂遠。非平
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樂官屬焉。之所司也。亦不
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弟。王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爲右師。向寧。向戌子。華
定。華椒孫。奔楚。
宋公平公子元公佐。惡華向。華氏。向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
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
孫援。公孫丁。遂刼宋公。取太子。即景公欒。及公母弟。公子辰。及地。以爲
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慼。寧子羅。定子啟。與華氏盟。時公子城與華
氏戰。不勝。遂奔晉。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貙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王二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遂。華氏之族。時為大司馬。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多僚惡貙。譖諸宋公。宋公將逐貙。貙家臣張匄。殺多僚。刧費遂。而召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南里叛。宋里名。華登費遂之子。先奔在吳。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方戍宋。及宋廚人濮。廚邑大夫。名濮。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遂敗華氏。齊烏枝鳴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二十四年。至是楚薳越

以師逆華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爲楚功。

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偕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五年。次子猛。及母弟匄。無寵。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子猛傅也。時子朝之傅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憚其犧。信畜矣。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猛。難。去聲。言寵異他人。易致禍難也。己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己。自無患害也。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郟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心疾。崩于榮錡氏。河南府鞏縣有榮錡澗。周榮公食邑。劉子。時劉獻公摯卒。單穆公立其庶子劉蚠。亦曰劉卷。是爲文公。單子。穆公旗。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作亂。逐劉子。劉

子奔揚。春秋彙纂注。揚。周邑。即揚拒泉皐之揚。單子逆王猛于莊宮。莊王之廟。以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時。左傳注。周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府鞏縣西有皇亭。即皇也。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謚文子。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左傳注。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匄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注見前。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即尹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爲屋所壓而死。萇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子朝在王城。故曰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必大克。

癸未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文伯匄之子。謚景伯。涖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衆大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趙鞅。武

之孫。謚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黃父。注見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吳縣州來。楚復取而城之。楚薳越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雞父。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雞備亭。即春秋雞父。至是。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左傳注楚地。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爲氏。今陳州府沈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甲申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季公若爲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季姒意如庶叔公鳥妻申夜姑公鳥家臣。公若亦曰公亥公鳥弟公子務人即公爲昭公子。）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爲之子、）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季氏怒。拘臧氏老。）告郈孫（郈昭伯名惡。惠公之後。）郈孫以可勸（先是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季孫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孫怨意如。）告子家羈。（公子遂之子歸父。别爲子家氏。羈謚懿伯。公羊作駒。）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羊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駒曰。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也。言牛馬之于食己者。則柔順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堅（意如弟。亦曰公之。）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此魯沂水。源出尼山。逕曲阜縣。入于泗。今曰西沂河。）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賜。子家羈從。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魯有二鄆。此爲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其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鸜鵒巢于魯。師己魯大夫。曰。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遂出。時叔孫婼在闞。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季孫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歸。季孫有異志。叔孫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叔孫婼。諡昭子。豹之庶子。闞。魯地。今兗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闞亭。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田詆爲滑稽倨傲彼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平生所爲若二桃殺三士之謀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何得謂之賢哉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史記。爲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高昭子。名張。偃之子。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乙酉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王年。三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焚東訾。今河南府鞏縣。有東訾聚。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在河南府洛陽縣南。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緱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周鄭分有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晉師克鞏。召伯盈奐之子。謚簡公。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嚚。極之子。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在王城之東。敬王徙都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丙戌　五年。吳弑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爲楚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光乃伏甲于堀室而享吳子。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鱄設諸鈹交于胸而死。光遂自立。是爲闔閭。以鱄設諸子爲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樂喜孫。字子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爲之辭魯侯。遂不得復。先是齊侯將納魯侯。季氏家臣申豐以錦賂梁邱據。據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唯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于難。蔡人逐朝吳。楚子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事在景王十八年。出蔡侯朱。卽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公。事在景王二十八年。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即伍奢。事俱見前。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譖郤宛字子惡于令尹囊瓦。公子囊子。字子常。殺之。無極謂令尹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爇之。盡滅其族黨。事在王四年。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丁亥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午之子。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子。肸食邑于楊。爲楊氏。

晉祁勝與鄔臧（勝與臧皆祁氏家臣）通室。易其妻。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靖侯之後。旣滅。晉之公族殆盡。）

己丑　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公羊俱作禹）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于是滅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猶勞）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庚寅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王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隷廣平府成安縣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既而歸鄆在王七年至是復在乾侯晉侯時晉頃公卒子午立是爲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孫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卒不肯見意如荀躒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晉太史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多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謚簡子。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仲幾。江之孫。爲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儀孫。鄭國參公孫僑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俱王大夫。如[illegible]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illegible]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左傳疏。既號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各出若干之役。各築若干之丈。故曰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定公。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二月。明年。叔孫不敢婼之子。謚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羈。羈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

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入可也。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可也。若羈也。則君。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前。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反。

公子宋即位。季孫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魯羣公墓在闞。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盜殺鞏伯。簡公。

鞏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氏之羣子弟賊鞏伯。

乙未 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公頭曼。魯侯。蔡侯。悼公弟昭公申。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未葬。書子。鄭伯。定公子獻公蠆。許男。悼公子斯。曹伯。隱公通。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囊瓦以一裘一馬而拘兩君召陵之盟奉辭伐罪不讓齊桓乃荀寅卒以求貨而辭蔡晉楚之臣效尤貪賄尚足言霸業哉

國佐子。諡惠子。會于召陵。侵楚。

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年止之。蔡侯為兩佩兩裘。獻其一于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故止之。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因請獻佩。蔡侯遂歸。遂如晉。請伐楚。于是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荀吳子。諡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來。靈王十五年。晉敗楚。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夫諸侯。盟于臯鼬。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城臯亭。即鄭臯鼬邑。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佗衛大祝子魚。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秋。劉子卒。諡曰文公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麻城縣隸湖北黃州府。楚師敗績。吳入郢。

自楚子卽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爲吳行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同謀楚。

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古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伐楚。楚令尹囊瓦禦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以出。吳入郢。穀梁傳。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穀梁傳。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鬬辛之弟懷。以平王殺其父曼成然。將弒楚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雲中。卽雲夢澤。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遂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申 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

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景公子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春秋會纂注。稷。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夫槩歸。自立。與闔閭戰而敗。奔楚。楚封為棠谿氏。棠谿城在今汝寧府西平縣。即古房子國地。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明年。楚公子申為令尹。遷郢于鄀。以定楚國。公子申。即子西。楚昭弟。鄀。亦作若。漢書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自郢徙此。今襄陽府宜城縣有若縣故城。

丁酉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

傳而爲鄭滅。後楚又立元公成。至戰國初復滅。

初。許畏鄭偪。遷葉。許靈公畏鄭偪。請遷于楚。楚遷之于葉。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是也。事在簡王十年。後又遷夷。悼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即城父。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有城父故城。即陳夷邑。事在景王十二年。遷白羽。楚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即析也。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析縣故城是。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遷容城。在今葉縣西。事在王十四年。凡四遷。皆依于楚。至是楚爲吳敗。鄭遂滅之。

儋翩靈王弟儋季之後。作亂。

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馮。左傳注。周邑。滑。注見前。胥靡。今河南府偃師縣有胥靡城。負黍。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狐人。後漢書郡國志。潁陰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潁陰。今河南許州。闕外。伊闕外邑。在洛陽。晉閻沒戍京師。且城胥靡。王處于姑蕕。周邑。左傳注。以避亂。明年。儋

寶玉大弓乃魯受封重器
陽虎竊之以行蔑視國典

翩據儀栗（左傳注周邑。）以叛。單子（穆公子。諡武公。）劉子（文公子。諡桓公。）敗尹氏（儋翩之黨）于窮谷。遂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談之子。）送王。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又明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以定王室。穀城在洛陽縣西北。簡城。杜注闕。盂。即邘。今懷慶府河內縣有邘臺。左傳王取邘爲之田是也。）

戊戌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衞。衞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傳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己亥十有八年。盜竊魯寶玉。大弓。（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甚矣聖人深惡之故直斥之爲盜說者乃謂陪臣例不書名泥古過甚矣

魯陽虎季氏家臣。亦曰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名斯。意如之子。更季氏。子。代桓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叔不敢之子。代武叔州仇。武已更孟氏。何忌。代懿子將享季孫于蒲圃魯東門外場圃。而殺之。孟氏先備。公斂處父。卸虎欲爲亂。請孟孫先備。乃選輿人之壯者三百人。僞爲築室于門外。虎以季孫將如蒲圃。季孫謂御者。騁而入孟氏。築者闔門。射殺虎之弟越。陽虎遂刦魯侯與叔孫州仇。伐孟氏。成宰公斂陽。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下讙亭。卽魯讙地。陽關在兖州府寧陽縣。以叛。明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既奔。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卽費子洩。論語作弗擾。

庚子 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爲中都宰。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木之厚。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

辛丑 二十年。魯以孔子爲大司寇。

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刼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楚堂藺相如完璧之使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肇域記。魯定公會齊侯于此。

齊侯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告魯侯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魯侯從之。及會。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旍旄羽祓。音弗。舞者所執。周禮有祓舞。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齊侯懼而動。知義不

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於魯君如之何嬰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鄆讙注俱見前龜陰田在龜山之北龜山今泰安府在今泰安府新泰縣田泰安縣有謝過城寰宇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考夾谷之會春秋彙纂削去左傳不錄今採史記輯

癸卯二十有二年魯墮郈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郈城魯叔孫氏邑及費注見前圍成注見前弗克

孔子言於魯侯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弁人字子路亦曰季路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頎皆魯大夫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泗水縣今隸山東兖州府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陽謂孟孫曰

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吾將不墮冬會侯圍成弗克

甲辰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晉陽故城春秋晉邑屬趙）以叛荀寅士吉射（士鞅子謚昭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歸于晉

趙鞅謂邯鄲午（趙勝子別邑邯鄲因以爲氏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二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韓不信魏曼

多。魏舒孫。謚襄子。與寅吉射相惡。欲逐之。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前奔魯適晉。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荀躒言于趙氏。請殺董安于。恐其爲政于趙氏也。趙孟患之。安于曰。吾死而晉國寧。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安于于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

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不

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也。與聞國政。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至不求。有司常供其職。客有司存焉。皆如歸焉。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史記作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魯南門。本日稷門。僖公更高大之。因改名。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之終日。怠于政事。仲由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既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衞，主于顏濁鄒。孟子作顏讐由。

乙巳　二十有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于是楚滅頓。明年，楚又滅胡，以胡子豹歸。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檇李故城，即吳越戰處。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越至允常始彊。勾踐，允常之子。陳于檇李。越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吳師屬之目，越人因而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指。還。

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使石尚歸脤于魯。（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石尚言于王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自定王八年。王季子聘魯後。未嘗行禮于魯。）請行脤。于是歸脤于魯。（王室與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宋女也。）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故呼之。）太子蒯聵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速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蒯聵奔宋。

肅慎距陳數千餘里隼已貫矢何能遠適蓋欲誇豈

後如晉。盡逐其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考劉氏敞曰。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illegible]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訴之。靈公惑于南子。言必聽從。故逐蒯聵。此其實也。不當如左氏所記。今依其說。節刪左傳輯。

孔子自衛適陳。復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過匡。注見前。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史記。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既解。家語。子路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衛。主蘧瑗。見南子。史記。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明年。去適宋。宋司馬桓魋即向魋。向戌孫。欲殺之。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適陳。主司城貞子。是歲魯定公卒。子蔣立。為哀公。是孔子居陳三歲。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

人多聞而不自知失于誣也他如萍實專車之對靈威丈人之書則誕妄不經更甚矣

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陳常被寇。于是去陳。

反于衛。家語。孔子適衛。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而出之。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郊迎問伐蒲。孔子曰。可哉。衛侯卒不果伐蒲。衛邑。今大名府長垣縣是。

衛侯不能用。史記。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晉趙氏家臣佛肸。趙鞅邑宰。以中牟史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中牟。史記索隱曰。趙之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琴操。孔子作息陬操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予心悲。還原息陬。竇鳴犢舜華皆賢大夫。趙簡子未得志時。須以為政。及得志。皆殺之。復處于衛。仍主蘧伯玉。

丙午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二十有六年吳子敗越于夫椒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中。

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注見前。使大夫種。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夫差既克越。乃修怨于陳。遂侵陳。國語。句踐棲于會稽。召范蠡而問焉。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曰。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來而

郢之節既蓋明知外蒯內輒勢不能安若復立于夫人之手亦必見制于彼而犯蒯聵之所爭耳非欲明退讓之節如吳季札比也

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乃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

戊申　二十有七年。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將立公子郢。字子南。靈公庶子。郢辭。及是衛侯卒。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曰。君命也。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出公。于是晉趙鞅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此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渡河。不知戚處。陽虎欲逆河之右而南行。使蒯聵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時晉荀寅士吉射在朝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送之。與趙鞅遇于戚。鞅以蒯聵與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罕達字子姚。虎之孫。鐵。邱名。在大名府開州北。

蔡遷于州來。

先是。楚以柏舉之故圍蔡。使疆于江汝漢書地理志高陵山。汝水所出。至新蔡入淮。高陵山。即伏牛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新蔡今縣隸汝寧府。此汝水故道。自元時作堨舞陽。其流遂北合于潁。之間而還。左傳注。楚欲使蔡徙國于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叛而就吳。至是吳洩庸吳大夫。如蔡。納聘而稍納師。蔡不即遷。故因聘襲之。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後二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射而弒之。文之鍇殺翩。立昭侯子朔。是爲成侯。

配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王室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劉子卷。故與范氏。右士吉射。晉趙鞅以爲討。于是殺萇弘。是冬。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

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有柏人故城。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庚戌二十有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今河南汝州有蠻城。亦曰鄤鄉。春秋戎蠻子國。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楚大夫。諸梁字子高。沈尹戌子。爲一昔之期。夜結期。明日即襲。襲梁。梁今汝州有梁縣故城。及霍。汝州有霍陽聚。以霍陽山名。單浮餘亦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人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特命總監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山名。在今陝西商州。其下即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許之。士蔑乃執蠻子與

其五大夫以畀楚人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景王十九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至是蠻氏遂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

周

敬王

壬子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衞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即康子。必召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其家臣公之魚。止之。肥乃召冉求。魯人。字子有。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論語序說。據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案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衞如陳之時。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

周制公侯封域最大者四五百里楚地雖廣度其疆

界亦止千有餘里耳且楚
重臣如沈尹戌輩不過封
以郡縣安有以七百里予
入此事之必無者

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令尹公子申卽子西。不可。史記。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文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初。楚平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弱欲立子西。子西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乃立太子。至是又讓。則命公子結。卽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卽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越句踐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乃還。左傳是歲

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禜音詠。禳祭。雎即沮水。出鄖陽府房縣景山。至當陽入漳。餘注俱見前。

冬十月。齊陽生景公子。入于齊。陳乞無宇之子。謚僖子。弒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鬻姒之子。而寘羣公子于萊。注見前。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公子鉏同奔。公子嘉駒黔奔衛。事在王三十年。陳乞僞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公羊傳。陳乞召陽生。寘諸其家。諸大夫至。坐。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將盟鮑牧鮑國孫。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

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左傳注。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謂鮑牧。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陽生自謂。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四王豹于勾竇之丘。賴。齊邑。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有賴亭。陽生立。是爲悼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駘。齊邑。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未至。殺諸野幕之下。

杜氏預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刧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主。

甲寅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自振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遂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卽嶧山。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以邾子益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卽瑕邱城。注見前。邾大夫茅夷鴻卽茅成子。請救于吳。吳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時奔在吳。率。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備。從武城。此爲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費之益若此也

縣西南。今東昌府有武城縣。乃趙邑。漢曰東武城。非魯邑也。鄫人道吳師。初。武城人或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吳師至。漚菅者道之以入。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注見前。微虎魯大夫。欲宵攻吳舍。吳子所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得三百人。有若魯人。字子有。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囚之。後二年奔魯。又奔齊。

乙卯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吳溝邗江以通淮。後因名邗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即古邗溝水。水經注。謂之邗溟溝。元和志。謂之官河。今曰漕河。亦曰湖漕。以連甓社氾光諸湖也。

吳欲伐齊。乃于邗江水經注作韓江。即中瀆水也。首受江于江都。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射陽湖。在今江南淮安府阜寧縣北。與鹽

城寶應分界。末卩。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日北神堰。後日北閘。今廢。

丙辰 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弒。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弒悼公。史記。鮑氏弒悼公。索隱。鮑牧于魯哀八年已爲悼公所殺。蓋其宗黨。赴于師。悼公子壬立。是爲簡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考左傳注。季子爲壽夢少子。自壽夢卒至此。七十七歲。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蓋九十餘。孫毓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丁巳 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國氏族。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伐

齊戰于艾陵。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博縣故城南。齊師敗績

齊國書高無丕。高氏族。帥師伐魯。及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強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須爲右。須。字子遲。魯人。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于雩門魯城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

史記俱作郎。齊師自稷曲。郊地名。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叔務人。與其僮汪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孟之側。論語疏。字反。孟氏族。公叔務人。即昭公子公爲。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爲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無丕。齊國書敗胥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及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

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

孔子自衛歸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記。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史記

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删詩。正樂。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序易。史記。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春正月。曾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曾自宣公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曰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藉田也。謂稅以力。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砥謂平也。其遠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賦里廛也。商賈所居。以入。計其利入。而量其有無。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爲數。而議其

老幼。有復除。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雖不役者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為稷。秉芻。一百六十斗為秉。缶米。缶。庾也。十六斗為庾。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橐皐。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拓皐鎮。漢為橐皐縣。春秋吳邑。

初。吳與魯會鄫。吳徵魯百牢。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也。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辭。至是會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子于鄖。左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通州如皐縣東。有立發壩。即發繇口也。亦曰古鄖。吳藩衛

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遂子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諸侯。于黃池。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裴駰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者。所以外吳。於越入吳。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其月切。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單平公。及魯侯來會。于是越子勾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乃至。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雄曰。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會而先晉。晉將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之。乃昏戒令。夜中而陳。係馬舌。恐有聲。出火竈。出火于竈外以白燭。雞鳴乃定。軍各萬人。為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凡帶甲三

萬。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振鐸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晉大夫）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爲盟主）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不可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謂僭號）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周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吾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歃晉亞之

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爲楚所先陵遲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駱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黃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已使公孫駱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荅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胙吳子還國亡太子內空士皆罷敝乃以厚幣與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麟注見前。

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折其前左足。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是年。孔子成春秋。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恃寵。初。宋公嬖魋。公子地扶之。公閉門而與魋泣。目盡腫。于是公子地。及公母弟辰。入于

蕭以叛。事在王二十一年。害于宋公。久益驕盈。宋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後。字子仲。為司馬。曰。魋將禍余。請即救。野以公命召左師巢。魋之兄。巢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魋之弟。止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魯人。葬諸邱輿。今費縣輿城。司馬牛墓在費縣成山。

六月。齊陳恒乞之子。謚成子。史記作田常。弒其君壬。簡公。

齊侯之在魯。悼公奔魯。簡公從。在王三十年。闞止字子我。有寵。陳乞私召悼公。闞止

（知之。先侯諸外。悼公使止反。與簡公處。悼公既立。止從簡公歸。在王三十二年。）及即位。使爲政。陳恒憚之。諸御（僕御官）鞅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陳氏族）者。爲闞止臣。止與之言政。說。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字子行陳氏宗）故怨止。（逆嘗殺人。止執之。逃而匿于陳恒家。）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恒兄弟並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齊乘在臨淄。）陳恒遷諸寢。齊侯執戈。將擊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逆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齊關名）陳恒執齊侯

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之于徐州。公曰。蚤如御鞅言。不及此。 索隱。徐音舒。正義。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弑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既弑簡公。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爲平公。恐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楚之使。齊國之政。皆歸于恒。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 安平。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瑯琊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辛酉 四十年。熒惑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守居其宿曰守。心。蒼龍之宿。爲明堂。心。宋之分野也。清類天文分野書。氐二度。至尾二度。屬宋分。徐州。河南之歸德。房心大火之次。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

之說同宋公據理折之卓然正論天高聽卑感召之甚固然乃謂以三言而遂徙三度則鑿矣

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奔魯。

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圉卒。豎渾良夫通于內。使之戚。蒯聵謂曰。苟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爲請于伯姬。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迫孔悝于廁。强盟之。遂刦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爲孔氏宰。)仲由將入。遇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別族。)柴曰。弗及。(政不及己。)不踐其難。由曰。食焉。不避其難。

柴遂出。仲由入。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蒯聵。召獲衛大夫。奉輒奔魯。蒯聵既立。是爲莊公。使鄢肹鄢武子。告于王。王使單子平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韋城。其南有平陽亭。醉而遣之。悝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端木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

階之上。余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
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
年七十有三。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
尼父。無自律。葬魯城北泗上。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
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闤徑數里。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
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東
向。相傳爲子貢廬墓處。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
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之生。昭公賜孔子鯉。因名焉。先孔
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朱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子。孟子受業子子思之
門人。居魯。繆公尊禮之。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建以費無極讒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楚與晉謀襲鄭鄭遂殺建其子勝奔吳事在景王二十三年）令尹申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自厲劍司馬（即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令尹不悛吳人伐慎（邑名漢為縣後省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有慎縣故城）勝敗

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子朝而刧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其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啟子閭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圉公陽楚大夫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楚子母越女前所居宮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焉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帥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匿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謂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

勾踐報吳固爲動心忍性然豈必非所種不食耶且我撫老幼勵刑賞方振作之不暇又何能自爲種耶

將烹乞曰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使寧子西之子爲令尹寬子期之子爲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即禹貢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今曰太湖跨江南蘇州常州及浙江湖州三府界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

且十年不收于國則一切賙恤之需何所取資左氏此說內外傳直相等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勾踐辭復請勾踐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囿句無韋昭曰諸暨有句無亭諸暨今縣屬紹興府禦兒今嘉興府石門縣東南有語兒鄉即古禦兒也鄞越邑漢爲縣今爲寧波府治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北之姑蔑城是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也（積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殺湣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湣公凡十九傳而滅將陳恒得政于齊後遂建國）

冬十二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

衛侯背晉。趙鞅召之。辭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恒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郛。衛人逐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翦剗壞其邑聚。戎州。莊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何戎之有。翦之。戎州。衛邑。在楚丘。又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而未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入于己氏。戎人姓。己氏殺之。初。己氏妻髮美。莊公髠之。以爲夫人髢。至是。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立般師。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輒立十二年出亡。在外四年復入。

乙丑　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爲元王。

范蠡陳說本諸黃老所爲從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元王

丙寅　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戸人。文種賢之。入越爲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日月盛滿時。以爲法。法其明以進取。微者虧損薄食。則是行。則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而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謂後動。則用陰。謂沈重固密。先謂先動。則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示之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後無陰蔽。後動者泰舒靜。爲陰蔽。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露。爲陽察。用人無蓺。無常所也。往從其所。因敵爲制。不預設也。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宜爲人客。先動爲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

陽數未盡。雖輕易。人不可得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趙無恤有父之喪。降于喪食。使楚隆如越。問吳難。趙無恤。即襄子。

晉荀瑤即智伯。謚襄子。伐鄭。

初。智宣子荀躒之子甲。將以瑤爲後。智果智氏之族。曰。不如宵宣子庶子。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至是。瑤伐

鄭取九邑。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後智氏亡。惟輔果在。

丁卯二年晉趙無恤滅代。呂祖謙大事記。代國在蔚州。今蔚州屬直隸宣化府。有古代王城。

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後。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為後。及鞅卒。無恤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今山西代州。亦曰賈母山。與句注山相接。請代君。使廚人操銅料。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

山。山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史記
趙簡子嘗召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恤果賢以爲太子後卒滅代。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

越入吳國吳子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祿大臣也以上姑蘇。臺名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姑蘇山上吳地記闔廬造此亦曰姑胥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如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其使者

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勾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其東有翁洲。即春秋越甬東地。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越于是滅吳。吳自泰伯傳仲雍。下夫差。凡二十五傳而滅。

越子致貢。命為伯。

勾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大事記。徐音舒。亦作徐。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有薛縣故城。戰國時曰徐州。致貢于王。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秦引罪。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

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勾踐自會稽。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爲書辭于勾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而五。實一湖也。考五湖之說不一。今以國語注爲據。胥湖。即胥口。在吳縣西南。蠡湖。今曰蠡瀆。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北。滆湖。在武進縣西南。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敎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吳。其四在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庚午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相悅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注。嚭故吳臣。考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與此異。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南鄙地。在山東沂州府費縣。郭重僕。及宴。孟孫爲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即聲子。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襪而登。公怒。褚師辭。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奪公孫彌牟邑。即南文子。又奪司寇亥政。夔夏

戌之女。初。太叔疾以夏戌爲大夫。疾出亡。衛人翦夏氏。以其帑與彌子瑕。彌子納夏戌之女于公。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嘗使侍人投公文要子。卽懿之車于池。復使優狡俳優名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以恥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拳彌以作亂。拳彌先入衆譟而攻公宮。鄄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遂出。彌請適城鉏卽鉏城。注見前。以鉤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與亂。故爲所詐。衛侯爲支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爲內間。以侵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遺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

請師。明年。越臯如。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茷。樂溷子。字子潞。會叔孫舒。武叔子。謚文子。納衛侯。彌牟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請亡。衆曰。勿出。于是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莊公之庶弟公子黚。是爲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臣。賜不識所由入也。

壬申　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左右師。大司馬。司徒。司城。大司寇。三族。皇。靈。樂。降和同也。

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

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即空桐澤。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卒

于連中。館名。名勝志。連勝館在空桐澤後。俗呼連塚。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

奉公自空桐空桐澤之上有空桐亭。入。如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即六

卿。曰。君請六子畫。計策也。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

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

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茷。使宣言

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

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

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呂祖謙大事記。昭公嘗出亡。謂

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十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

其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王崩太子介立是爲貞定王

貞定王

癸酉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古濮水首受大河自封邱逕濟陰至高平入濟今堙荀瑤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後四年荀瑤復圍鄭門于桔柣之門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

害趙宗。無恤由是惎瑤。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偪。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

戊寅 六年。晉河絕于扈。扈亭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禹貢錐指。晉出公時。河絕于扈。即于是也。

庚辰 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洛川有大荔之戎。注。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同州城是也。今陝西同州府治大荔縣。此洛水。乃沮洛。由榆林。逕延安。同州。諸府。入河。非禹貢之伊洛。

時諸戎國。大荔與義渠。史記索隱。古西戎國。括地志。寧涇慶三州。皆其地。慶今慶陽府。

寧。今慶陽府寧州。涇。今平涼府涇州。俱隸甘肅。寧州有義渠故城。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今同州府朝邑縣有王城。寰宇記。大荔戎王所居。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王以歸。在王二十五年。

癸未　十有一年。晉侯鑿出公出奔齊。

晉荀瑤與趙襄子無恤。韓康子虎。不信之孫。魏桓子駒。曼多之孫。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　十有二年。晉荀瑤襲衛。不克。還。

荀瑶欲伐衛。遺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平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瑶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瑶還自衛。宴于藍臺。戲韓虎而侮段規。段規鄭共叔段之後。以名爲氏。規。韓康子相。智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瑶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十有四年。晉荀瑶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注見前。

荀瑶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爲保障則養奸

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瑤悅又求地于魏駒駒欲弗與任章任風姓之後以國爲氏章魏桓子相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皐狼之地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有皐狼故城考史記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爲宅皐狼集解徐廣曰皐狼地名索隱成王居孟增于皐狼故曰宅皐狼智伯所求即此地蔡蓋宅音之訛于趙無恤無恤弗與襄子以伐鄭之辱惎智伯事見前瑤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無恤走晉陽初趙簡子使尹鐸尹周尹氏之別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謂浚民之膏如抽繭之緒抑爲保障乎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

廢事多矣

障。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晉陽爲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瑤決晉水（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西南。源出滴瀝泉。今謂之晉渠。分三派以溉民田。）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荀瑤行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虎履駒之跗。以汾水（注見前。）可以灌安邑。（注見前。）絳水（源出山西絳州絳山。逕曲沃縣入澮。）可以灌平陽（注見前。）也。（安邑。魏氏都。平陽。韓氏都。）趙無恤使張孟談（張。晉公族解張。字張侯。其後以字爲氏。世仕于晉。）潛出見魏駒韓虎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

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荀瑤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荀瑤。盡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為報仇。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乃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滅蔡。

蔡侯齊出奔。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春。凡十九世。

庚子 二十有八年。王崩。

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貞定王之子。

封弟揭于河南。卽東都。漢于此置河南縣。

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事見前。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

考王

辛丑　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三晉。晉侯畏。反朝焉。

丙午　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

庚戌　十年。楚滅莒。

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大夫烏存因國人逐之。莒子奔魯。齊人納郊公。事在敬王元年。自是微不復見。後四世。楚滅之。莒自茲輿期受封。二十三傳而滅。

乙卯　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鞏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大事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亹弒其君糺。

先是。衛敬公卒。子糺立。是爲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于趙。至是。公子亹弒昭公而自立。是爲懷公。立十一年。敬公之孫頹弒之。頹亦自立。是爲慎公。

威烈王

丙辰 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爲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爲趙氏後。至是。無

恤卒。其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爲獻子。）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爲文侯。）虎之子啓章代（是爲武子。）

秦庶長（秦爵二十級。十日左庶長。十一日右庶長。）鼂弒其君。（懷公。）

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卒。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

戊午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鄭伯。

啓章殺鄭幽公（名已。）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爲繻公。）後韓氏（景侯虔。）復伐鄭（在王十七年。）取雍丘（注見前。）已而鄭伐韓氏（在王十九年。）敗其兵于負黍（注見前。）

己未四年。秦作上下畤。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 六年。盜殺晉侯柳。

晉侯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斯以兵誅亂者。立幽公之子止。是爲烈公。

癸亥 八年。越滅郯。注見前。

少皞之祀。莒及郯司之。莒。郯。皆嬴姓。少皞之後。楚先滅莒。越復滅郯。少皞遂不祀。

甲子 九年。秦初以君主妻河。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

取他女爲君主。用諸河以求福。命曰妻河。時晉魏斯以西門豹西門以地爲氏。爲鄴令。故鄴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鄴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

此後世常平義倉所自始賑貧濟歉固經國要圖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非得其人以董理之民何由被實惠耶

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大事記魏與秦鄰故染其俗至豹始禁之

戊辰十有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此西河東北也龍門底柱之間皆高山崇阜河雖壅不徙流

己巳十有四年晉魏斯始行平糴法

李悝李氏皐陶之後悝魏臣為魏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

百石。中孰自三。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終歲長三百石。下孰自倍。收三百石。餘百石。終歲長百石。小饑則收百石。收平歲三分之二。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石。五分之一。故上孰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舍一百石。中孰則糴二。糴二百石。下孰則糴一。糴五十石。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斯又以鄴令西門豹言引用漳水。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始合。東北逕直隸界。分二支。一東行入衛。一東北行合滏陽滹沱諸水。至天津入海。穿渠溉鄴田。今彰德府有西門渠。豹所開。後漢元初中嘗詔修之。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彊。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曾孫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

公儀休言固得體然亦近于好名者之所爲拔葵猶可怒而出妻不太矯情乎

舄鹵兮生稻粱。
與史記不同。

辛未　十有六年。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

王命韓氏趙氏伐齊。入其長城。括地志。齊長城。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經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濟州。今濟寧州。屬兗州府。平陰。今屬泰安府。淄州。今淄川縣。屬濟南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琅邪臺。在諸城縣東。長城故址今尚存。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壬申　十有七年。魯繆公顯。以公儀休爲相。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

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嘗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秦初令吏帶劍。

樂羊啜羹與吳起殺妻相似而不同起求爲將其妻何辜殘忍極矣若樂羊當兩軍相持之際不以私恩

三代之制。大夫士皆佩玉。秦始令帶劍。并令百姓亦帶之。

癸酉十有八年。晉魏斯克中山。今直隸定州。春秋鮮虞地。戰國爲中山國。使其子擊守之。

魏斯使樂羊宋樂氏之別。伐中山。克之。史記。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居靈壽。後爲趙武靈王所滅。據此。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地。地本分自中山。故皆以中山爲號。魏武侯之世。中山及趙戰于房子。蓋靈壽之中山也。以封其子擊。斯問于其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爲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璜。翟以國爲氏。璜名也。對曰。仁君。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說。使翟璜召任座。親下

害公義于理尚正然啜羹
而止盡一杯則太不近人
情矣

堂迎之引爲上客。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魏文賞其功而疑其心。

甲戌 十有九年。齊田和田陳敬仲攻氏田。左傳作陳。史記作田成子之孫白。是爲莊子。莊子之子和。是爲太公。伐衛。

田和相齊。宣公籍。伐衛。取毋丘。史記年表作毋索隱。毋音貫。即貫城。貫城。注見前。

後二年。和之宗人田會叛和。以廩丘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屬于晉趙氏。

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卜以官爲氏。商字子夏。衛人。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魏斯受卜子夏經藝。以爲師。又師事田子方。齊田氏之別。過段干木段干。姓。木。名。之廬。必式。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背淩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顏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黔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之文侯待以客禮。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于諸侯。斯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丙子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以吳起為將。

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

召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胡三省曰。班志。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高陵。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今高陵縣屬西安府。之守。謂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吳起吳以國爲氏。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將。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去魯。聞魏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齊田氏庶孼。晏子薦之景公。尊爲大司馬。有兵法書。弗能過

也。于是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斯以其得士心。使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司馬光以命三家爲諸侯歸咎于天子之壞禮持論固正然其時周室陵夷徒擁虛號不許三晉時勢有所不能守禮之說又何責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

周

威烈王 綱目于王年下分注七國紀年今惟建國初立則附注其名可考者書某君某元年餘書某君元年

戊寅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是爲文侯、趙籍獻子浣之子是爲烈侯、韓虔武子啓章之子是爲景侯爲諸侯。考魏斯立已二十二年趙籍韓虔立各六年是歲始建國爲侯。

自三家滅智伯。至是凡五十一年。始列爲諸侯。初韓借師于魏以伐趙。魏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魏以講于己也。皆朝于魏。魏于是始大于韓。趙。魏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將安之。魏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趙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趙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趙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趙侯逌然。明日。欣侍

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趙侯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番吾。卽蒲吾。故城在今正定府平山縣。迺與攸同。氣悅也。

是年。九鼎震。考金氏前編曰。九鼎震。大異也。司馬氏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以八事爲要也。今從金氏說。不另立綱。附載于此。

己卯二十四年。燕僖公元年。王崩。子驕立。是爲安王。

盜殺楚君當。簡王之子聲王。考綱目。于七國諸君。提綱皆書君。周亡始稱王。今依之。其目及分注。仍依通鑑之例。從史文稱王。

國人立其子疑。是爲楚悼王。明年。三晉伐之。至乘邱而還。注見前。

安王

庚辰元年。楚悼王疑元年。綱目安王以後。其年或無事可紀。而七國有新君初立者。則大書某年。以某國某君元年分注。今從之。

壬午 三年。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虢山崩。壅河。括地志。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河濱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陝縣即今河南陝州治。

甲申 五年。日食。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書年而不書月與晦朔。史失之也。後同。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注見前。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軹縣故城。戰國時軹邑。人聶政衛大夫食采于聶。因氏。之勇。以黃金百鎰。為政母壽。欲因以報讐。政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輕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累。累方坐府上。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刺其面。出其眼。令人不識。韓人暴其尸于市。購問莫能識。姊嫈史記作榮。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今濟源縣故軹城旁。有深井堂。即聶政所居。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

蹤。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沒賢弟名。遂死政尸旁。

乙酉 六年。鄭弒其君駘。繻公。

鄭伯殺其相駟子陽。子陽之黨。遂弒鄭伯。而立其弟乙。是爲康公。

甲午 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魏侯文侯子。名擊。是爲武侯。浮西河括地志河在冀州西。故名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魏侯曰。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魏侯疑起。起懼誅。遂奔楚。楚君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遊說式芮反。之言

從將容反橫與衡通胡盲反者胡三省注南北曰從從者連南北為一。西鄉以擯秦。東西曰橫。橫者離山東之交。使之西鄉以事秦。于是南平百越。言非一種。猶曰百蠻。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竟為楚所殺。悼王卒。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太子臧即位。是為肅王。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事在王二十一年。

乙未　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考史記。田和相齊。凡二十七年。是歲。始建國。為齊侯元年。

初田和遷其君貸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既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于王。及諸侯。事在王十三年。王許之。和立。是為太公。後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事在王二十三年。齊自太公望至康公。凡二十八傳而為田氏所并。

魏襲趙邯鄲。不克。

趙公子朝史記作朝作亂。朝。武侯子。武侯卒。國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朝以不立。故亂。不勝。奔魏。于是趙始都邯鄲。朝與魏襲之。敗還。

丙申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亦曰出公。史記。秦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立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索隱。名師隰。于河西而立之。是爲獻公。胡三省注。靈公之卒。獻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黃河之西也。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旁。時秦數亂。益衰弱。三晉侵奪其河西地。

丁酉　十八年。秦獻公師隰。齊恒公午。元年。

己亥　二十年。日食晝晦。

辛丑 二十二年。楚肅王臧元年

癸卯 二十四年。齊威王因齊元年。

乙巳 二十六年。韓哀侯元年。王崩。子喜立。是爲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索隱。家人。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晉自幽公以後。止有絳曲沃。地至是。魏韓趙共分之。晉遂亡。晉自叔虞受封至靖公。凡三十八傳。而爲三家所并。

烈王

丙午 元年。日食。

韓滅鄭。徙都之。鄭自桓公友受封至君乙。凡二十三傳而滅。

韓初都陽翟。注見前。既滅鄭。遂徙都焉。

丁未 二年。趙成侯種元年。

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

己酉 四年。燕桓公元年。

庚戌 五年。韓嚴遂。史記作韓嚴。弒其君。哀侯。韓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于朝。并中韓侯。國人立哀侯之子。是爲懿侯。考吳師道戰國策補注。聶政刺韓相。嚴遂弒哀侯。戰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決。溫公通鑑從史記而不詳國策。故並載之。今從通鑑。

辛亥 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元年。齊侯即齊威王。來朝。時王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齊侯。初。齊侯即位。國人不治。于是召即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有即墨故城。齊邑。大夫語之曰。自子居即墨。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即柯邑。注見前。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

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爲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譽言日聞。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鄄春秋鄄邑。注見前。子不救。衛取薛陵。今陽穀縣東北。有薛陵城。戰國齊邑。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于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元年。日食。

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武侯卒。未立太子。子罃與公中中讀曰仲。緩爭立。國內亂。公孫頎公孫以爵系爲氏。頎名也。自趙入韓。謂韓侯懿侯。曰。魏亂可取也。韓侯乃與趙侯成侯。合兵伐魏。圍安邑。趙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韓侯曰。殺魏君。

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罃遂殺公中緩而自立。後僭號。謚惠王。

顯王

癸丑　元年。

丁巳　五年。賜秦黼黻之服。刺繡爲斧形曰黼。兩已相背曰黻。

先是。秦敗魏韓之師于洛陽。至是。秦又敗三晉之師于石門。山名。一名白徑嶺。在今山西解州東南。左右壁斬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道通陜州。亦曰白徑。首六萬。王于是賀秦。賜以黼黻之服。

庚申　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公元年。彗星見西方。張守節曰。彗。妖星。光芒偏指如彗。

衛公孫鞅庶孽。入秦。

秦獻公卒。子渠梁立。是爲孝公。是時。河山以東。黃河。華山之東。彊國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欲驚之爲非休休之度也至若之使速行益所謂欲益彌章者矣

六齊。楚。魏。趙。韓。燕。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宋。魯。鄒。滕。薛。郳。諸國。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伯孝公。于是發憤修政。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好刑名之學。既至秦。因嬖臣景監。景氏。楚公族。監甲暫反。閹人也。以求見。說秦伯以富國彊兵之術。秦伯大悅。與議國事。史記。鞅初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如有不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用鞅。必殺之。無使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既王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

壬戌 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于秦伯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甘龍甘氏。商甘盤之後。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秦伯曰。善。乃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五。五家爲保。十家爲連。而相收司連坐。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不糾發。則十家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率。約數也。猶言差也。爲私鬭者。各以輕重

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除也。謂除免其身役。事末利。謂工商。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謂收其妻子沒爲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無戰功可論不得入宗屬之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占田也。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于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于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癸亥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 齊魏會田于郊 王幼學集覽郊縣屬沛郡一作浚今江南鳳陽府靈璧縣有浚縣故城亦曰濠城

魏君 魏惠王 謂齊君 齊威王 曰齊亦有寶乎齊君曰無有魏君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君曰寡人之寶與君異吾臣有檀子 齊公族食采于檀城因以爲氏 者使守南城 城在齊南境故曰南城 則楚人不敢南寇有盼子 即盼 用者使守高唐 注見前 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有黔夫（齊有黔敖者。黔亦氏也。）使守徐州。（注見前。）則燕趙之人。徙而從者。七千餘家。有種首（集覽。種首。名也。史失其姓。）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君有慚色。

丁卯　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楚使景舍救趙。（戰國策。景舍謂楚王曰。王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必與魏戰。魏怒于趙。而又見楚救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從之。）趙復請救于齊。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及齊戰敗績。

初。孫臏（孫武之後。古刖刑曰臏。孫子以刖足。故呼爲臏。）與龐涓（畢公之後。封于龐。因氏焉。）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

者竊載以歸。田忌將。齊之客之。進之齊君。齊君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齊欲救趙。使忌爲將。而臏居輜車中。安車也。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言欲解雜亂紛糾之物。當以手徐解之。不持拳以擊之也。救鬬者不搏撠。言救鬬者。當善撝解之。毋以手持撠刺人。使其怒益熾。批亢批。擊。亢。喉也。言擊其要處。擣虛。擣。衝。虛。空也。言攻其不備。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批亢擣虛。則形相格而勢自止。不能不解也。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在今山東曹州府菏澤縣東北。魏師大敗。明年。諸侯圍魏襄陵。又明年。魏歸趙邯鄲。與趙盟漳水上。

韓寇東周。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恐僞乖張至于此向于日知薈說中已詳論之

取陵觀廩邱。胡三省注。戰國時。周僅有七邑。漢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也。王幼學集覽。陵觀。地名。在兗州府境。一統志。廩邱。周邑名。廩邱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范縣。

庚午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申氏。申侯之後。不害。鄭之賤臣。爲相。不害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以其術干韓侯。懿侯之子昭侯。韓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不害之身。國治兵彊。戰國策。昭侯有敝袴。令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十九年。秦徙都咸陽。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有渭城故城。秦所都咸陽也。三秦記。地在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水皆陽。故曰咸陽。始廢井田。

初。秦獻公徙治櫟陽。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至是。衛鞅築冀闕。冀。記也。記列教令于此門闕也。宮廷于咸陽。遂遷都焉。令民父子兄弟

人主用人端在尚清廉黜貪墨然當戰國時則使詐使貪自所不免况二卵之微乎若士人謹小慎微廉隅必飭之志固不可援苟變以爲解也

同室內息止也。者爲禁。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鞅始禁之。并諸小鄉聚。集爲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更賦稅之法。井田既廢。什一之制不復用。乃始計畝而定賦。

壬申 二十年。趙肅侯語元年。

乙亥 二十三年。衛成侯遫 貶號曰侯。尹起莘發明。衛故侯爵。而云貶號曰侯。何哉。蓋春秋列國率皆僭號稱公。如鄭伯。邾子。許男之類。今焉衛之自貶。特廹于勢之微弱。求爲取容之地耳。

初。子思居衛。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于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

不可使聞于鄰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教。子思復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侯曰。何故。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乎。

戊寅 二十六年。致伯胡三省注。伯。如字。周二伯。九伯之任。于秦。秦使公子少官率諸侯來朝。

先是秦會諸侯于京師。在王二十五年。至是。王致伯于秦。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括地志。逢澤亦名逢池。在浚儀縣東南。浚儀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朝王。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用孫臏計。臏曰。韓魏之兵未弊而救

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齊君曰善。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以救韓。田忌為將，孫臏為師。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謂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境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在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敗之。魏獻河西地注見前。于秦。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府。戰國魏所都。號爲大梁。秦封鞅爲商君。

秦使衛鞅伐魏。衛鞅言于秦君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君從之。遂使鞅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

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君恐獻河西地于秦以和遂去安邑徙大梁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商今陝西商州故商城是於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古於村是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　三十年楚威王商元年

癸未　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秦孝公卒子駟立是爲惠文君後僭稱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殺之車裂以狥盡滅其家鞅嘗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亡可翹足而待鞅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申 三十二年秦惠文王駟元年

乙酉 三十三年孟軻孟氏出魯軻騶人至魏

是歲魏君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具見孟子書

魏君以孟子所言迂遠而濶於事情卒不能用

丁亥 三十五年齊魏相王胡三省注相立爲王也自此以後目及分注皆依通鑑于七國僭號之君並稱王

齊威嘗朝于周而何以首先僭號蓋其初諸侯未附借朝王以取譽望既而戰勝兵強天下畏之遂竊號以自尊大于是列國效之而諸侯皆為王矣齊威其罪之魁哉

初。齊威王。敗魏桂陵。事具王十六年。彊于諸侯。遂自稱為王。以令天下。至是。魏君新立。魏君罃卒。子嗣立。是為襄王。會齊君于徐州注見前。以相王。魏王既僭號。追尊其父為惠王。後九年。秦亦稱王。惠文王。又二年。韓燕皆稱王。獨趙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焉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後武靈王被弒。趙亦稱王。

楚滅越。

越無彊勾踐七世孫。伐齊。齊使人說之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即今錢塘江。江有三源。一出今衢州仙霞嶺。為穀水。一出金華府之盆山。為東陽溪。一出江南嚴州府浙源山。為浙江水。三水合流為浙江。亦曰曲江。至錢塘縣入海。故又名錢塘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海上。漢之甌越閩越。皆其後也。甌越。即東甌。今浙江溫州府。閩越。今福建朝服于楚。越自無余

蘇秦張儀機械變詐之徒恃其口舌傳取一時富貴乃六國之君用為卿相委其國而聽命約從未幾馴至割地割地不已馴至覆亡唐杜牧有言滅六國者六國非秦也信然

至今常史無世系。允常之後。入傳而滅。

戊子 三十六年。燕文侯。趙肅侯。韓宣惠王。魏襄王。齊。是年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

楚威王。合從以擯秦。以蘇秦蘇氏。周蘇子之後。秦洛陽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蘇秦西至秦。說秦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之燕。說燕與趙從親。蘇秦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燕必無患矣。燕君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請一韓魏齊楚燕趙以擯秦。蘇秦謂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禍必中于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諸侯之地。五倍于秦。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而衡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

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願大王熟計之也且請令諸侯之將相會盟洹水源出河南彰德府林縣隆慮山逕安陽至內黃入于衛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名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關城在谷中深險如函故名以害山東矣趙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于諸侯會秦使公孫衍魏人仕于秦伐魏敗魏師禽其將龍賈龍氏出御龍氏取雕陰今陝西鄜州雕陰故城是且欲東兵蘇秦恐敗從約念莫可用于秦者乃激怒張儀魏人入之于秦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術蘇秦自以爲不及也儀方困于楚故召而辱之儀怒遂入秦蘇秦陰遣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君資盡蘇君計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于是蘇秦說韓。蘇秦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而大王割地事秦。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從其言。說魏。蘇秦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武士。武卒也。蒼頭。晉灼曰。其軍著青帽也。廝徒。取薪之卒。魏聽之。又說齊。蘇秦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之塗。車轂擊。人摩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過計也。陽晉。衛地。今曹州府鄆城縣。有陽晉城。亢父。齊地。今兗州府濟寧州。有亢父故城。漢于此置縣。後廢。及楚。蘇秦曰。楚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皆許之。于是蘇

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于王者。

己丑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辟疆。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與共伐趙。敗從約。趙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壬辰四十年。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剔成。宋昭公事見前。之元孫也。立四十一年。其弟偃攻襲之。剔成敗。奔齊。偃遂自立為君。偃既立。後僭號稱王。在慎靚王三年。

癸巳四十一年。楚懷王槐。元年。秦張儀伐魏。取蒲陽。即蒲阪。注見前。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今陝西延安府。榆林府。及綏德州。戰國初。魏上郡地。以謝。秦以儀為相。

先是。魏以陰晉即華陰。今縣屬陝西同州府。爲和于秦。在王三十七年。既而秦伐魏在王三十九年。魏獻少梁今同州府韓城縣。魏少梁邑。地。未幾。秦又伐魏在王四十年。取汾陰故城在今蒲州府滎河縣北。皮氏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拔焦。即春秋焦瑕。戰國初屬魏。至是張儀爲秦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請秦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秦。儀遂爲秦相。明年。秦歸魏焦。後張儀復伐魏。取陝。

丙申　四十四年。趙武靈王雍元年。是歲。秦稱王。

丁酉　四十五年。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在王三十六年。燕君知之。蘇秦恐。說燕君曰。臣在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

燕君許之乃僞得罪于燕而奔齊齊以爲客卿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後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殺之事在慎靚王四年。

丁酉

戊戌 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是年韓燕皆稱王。

儀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于是伐魏取曲沃。今河南陝州有曲沃鎮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邑名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陰厚儀益甚。

庚子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爲慎靚王。

齊號薛公即薛國注見前。田文爲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嬰以散財養士嬰使文主

衛嗣君所爲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烏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嬰遂以爲嗣。及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人之雄耳。烏足尚哉。

愼靚王

辛丑元年。燕王噲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衛介秦魏之間。日益削弱。至嗣君時。獨有濮陽注見前。之地。因更貶號曰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

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姬姓。泄音薛。重如耳。如姓。耳名。魏大夫。後仕衛。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薄姓。疑名也。以敵當也。如耳。尊魏妃以偶匹也。泄姬。曰。以是相參謂相參列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城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壬寅　二年。孟軻適齊。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一年。後十六年。薨。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皆從之。故于是年書魏君罃卒。孟子去魏適齊。考史記年表及魏世家。皆云魏惠王三十六年。薨。子襄王立。邵子經世書。從史記而不取竹書。王氏幼學。亦以紀年之書多僞謬。不可信。今從經世書。

齊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對以保民而王。說具孟子書。

癸卯　三年。魏哀王元年。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大敗韓師于脩魚。即春

秋蕭魚注見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甲辰四年。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時蘇秦已爲齊所殺。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戰國魏卷邑。衍。張守節曰。在鄭州。酸棗。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刦衛取陽晉。注見前。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儀歸復相秦。

乙巳五年。秦伐蜀。今四川成都府。古蜀國。黃帝所封。歷夏商周。世爲侯伯。周衰。蜀蠶叢始稱王。取之。

巴注見前。蜀相攻。初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苴侯與巴爲好。而巴與蜀爲讐。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故相攻。俱告急于秦。司馬錯周程伯休父爲司馬。以官爲氏。其後裔散處列國。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時韓方侵秦。下兵三川。伊洛及河爲三川。秦置三川郡。漢改爲河南。今河南之河南府是也。攻新城。今河南府洛陽縣。有新城故城。宜陽今縣屬河南府。以臨二周。東西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廣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不如伐蜀。秦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王敗死。後秦幷滅巴苴。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易王子。）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覇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專任子之。子之又使鹿毛壽（鹿一作厝。）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弁收吏印綬。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聽政。顧爲臣。

丙午 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爲赧王。）

赧王

丁未 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市。姓。被。名。）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人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卽匡章。見孟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齊王問孟子。及沈同陳賈語。詳孟子書。不具載。是歲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爲湣王。）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于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獨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萬氏。芮伯萬之後。）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戊申　二年。（齊湣王地元年。）楚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懷王。）曰。大

王誠能閉關絕約于齊。臣請獻商於（注見前。）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西生患于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無復言。）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于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讀曰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閉關絕約。信使不通。故借宋符以達。）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陳軫請楚王賂秦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亡地于秦。而取償于齊也。王又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明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胡三省注。此丹陽謂

樂毅功業爛然郭隗市駿之外無他表見殆如司馬徽之流長于知人而短于用世者歟

丹水之陽也。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地在武關之外。秦楚交戰當在此。上洛今商州。冢嶺山在州西北。丹水出其南。下流至南陽淅川縣。入均水。均即鈞也。虜屈匄。遂取漢中。胡三省注。自沔陽至上庸。皆楚漢中地。沔陽今陜西漢中府沔縣。上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今縣屬陜西西安府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己酉 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

燕王即位于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郭氏出于郭公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涓人官名。韋昭曰。即中涓也。求千里馬者。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燕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于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

燕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樂毅。樂羊之後。劇。姓。辛。名。

庚戌十一年

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秦使張儀說楚。懷王。韓。齊。湣王。地。趙。武靈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惠王卒。子蕩立。是爲武王。諸侯復合從。

秦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秦之南關。卽春秋少習也。在今陝西商州東。之外。易黔中地。今湖南之常德辰州永順貴州之黎平思南諸府。皆楚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于子。柰何行。儀曰。秦强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

其嬖臣靳尚。靳。姓。尚。名。尚得事幸姬鄭袖。戰國策作鄭褎。古字也。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事秦。儀曰。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岷江。即大江。扞關。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西。巫郡。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有巫縣故城。即楚巫郡。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時屈原方使齊。歸。諫楚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屈原。名平。屈

氏族。儀遂之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儀謂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復使東說齊。儀謂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于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有也。河間。趙地。今直隸河間府是。博關。在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西北。徐廣曰。博平亦謂之博關是也。西說趙。儀謂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心含忿怒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謹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欲求無危。得乎。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澠池。戰國韓邑。後入秦。漢置縣。今縣屬河南府。餘注俱見前。皆許之。又北說燕。儀謂燕王曰。趙已效河間。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矣。雲中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元和志。趙雲中城。秦漢雲中郡也。九原故城。在今吳喇忒旗北。水經注。九原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是也。易水有三。皆出今易州。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爲涉河者。曰北易。逕安肅。歷安州新安爲雹河者。曰南易。燕王請獻常山卽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漢以文帝諱。改名。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秦王薨。太子立。太子素不悅張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辛亥　五年。秦武王蕩元年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王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從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故稱焉。及蘇代蘇厲皆蘇秦弟。陳軫初與張儀俱事秦惠王。後去秦之楚。樓緩樓氏。杞東樓公之後。之徒。紛紜遍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壬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故置左右丞相。以樗里疾秦惠王之弟。所居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又號曰智囊。甘茂下蔡人。爲左右丞相。

癸丑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秦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息壤。史記正義。秦邑名。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謂函谷及三崤之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

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韓之相。之怨也。故臣願王勿伐。秦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疾。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悉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甲寅八年。秦君蕩卒。弟稷立。是爲昭襄王。母芈氏。楚女。號芈八子。是爲宣太后。治國事。以舅魏冉即穰侯。宣太后異父弟。爲將軍。

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史記作臏。而薨。胡三省注。史記甘茂傳。秦武王至周而卒于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無子。諸弟爭立。

異母弟稷爲質于燕。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及稷立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咸陽。後二年。庶長壯（庶長名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冉誅之。及惠文后（昭襄王嫡母）皆不得良死。又逐悼武后（武王之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乙卯 九年。秦昭襄王稷元年。

丙辰 十年。彗星見。

戊午 十二年。彗星復見。

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合從。既而秦楚盟于黃棘。（即棘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新野縣東北。）秦復與楚上庸。（事在王十一年。）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

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爲質于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楚太子在秦。私與秦大夫鬬。殺之。亡歸。在王十三年。于是秦會韓魏齊兵伐楚。殺其將唐眛。在王十四年。唐以國爲氏。眛名。明年。秦芊戎。即華陽君。宣太后同父弟。華陽。秦縣。復伐楚。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注見前。楚王恐。使太子爲質于齊以請平。

庚申　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傳國于少子何。自號主父。何立。是爲惠文王。

趙君已立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吳以國爲氏。廣名。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肥以鄉爲氏。義名。爲相。傳何。自號主父。先是。主父與

後人以楚懷王爲弱已甚聽旣不聰心又多欲不特弱而且愚雖有十屈平奚益

肥義謀。變服騎射。以令百姓。北畧中山。西至榆中。榆中。即古榆谿塞。在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外。至是使子治國事。而已西北略地。將從雲中。九原。注俱見前。南襲咸陽。于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秦伐楚。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是爲頃襄王。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

往。恐秦怒。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刦之與西。至咸陽。要以割地。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爲質于齊。楚大臣相與謀。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楚左徒。楚官名。志潔行芳。明于治體。楚王懷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而聰顧不忘。作離騷。班固曰。離。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朱子楚辭注。班顏之說是也。之辭以自怨。冀君之一悟。而終不悟也。其後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又譖之于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石。自投汨羅。江名。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西流入湘。以死。

秦以齊田文爲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其弟悝即涇陽君，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為質于齊。請文入秦，以為丞相。

癸亥 十七年 楚頃襄王橫、趙惠文王何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其狐白裘，而文先已獻于秦王。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于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脫歸。初，孟嘗君將入秦，以蘇代諫而止。後齊湣王卒遣之行，既而湣王不自得，及孟嘗君歸，遂以為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今山西平陽府，戰國河東地，先屬魏，後入于秦。以和。

田文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秦王使公子池以河東三城講于三國。初田文欲借兵食于西周。史記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索隱西周河南。東周鞏也。蘇代爲西周謂文曰。君攻楚九年。取宛。即今南陽縣屬葉。今縣屬南陽府河南南陽府。春秋沈諸梁邑。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也。文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王。

趙君封弟勝爲平原君。勝封于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于平原也。東武城即今山東東昌府武城縣。平原今縣屬山東濟南府。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奇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勝喜賓客至者蓋數千人公孫龍趙人善爲堅白同異之辨龍嘗著守白論堅白卽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也同異合異以爲同也勝厚遇之孔子之元孫穿穿字子高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卽臧獲之臧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猶莊子云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龍甚辨析穿弗應明日平原君問穿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勝無以應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于理終必受詘

乙丑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楚王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遂發病薨秦

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丙寅　二十年。魏昭王遬。韓釐王咎。元年。趙滅中山。

先是趙主父伐中山，中山君奔齊。事在王十四年。至是以燕齊之師滅之。歸大赦，酺。布也。布惠大飲酒也。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于沙邱。沙邱臺紂所築。注見前。

主父封長子章于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謝，毋爲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

余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信期即高信）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即孟姚）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謂疲病）北面詘于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異宮而處）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所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戊辰二十二年。魏韓伐秦。秦左更。（秦爵十四曰左更。）白起。（白氏。出秦大夫白乙丙。起郿人。考楚有白公。其後以邑爲氏。此又别爲一氏。）敗之。拔五城。

魏與韓伐秦。魏冉薦左更白起于秦王。（時冉代樓緩爲丞相。）使將兵。敗二國之師于伊闕。（注見前。）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爲國尉。（秦官名。）

己巳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先是楚人既立太子爲王。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秦王怒。伐楚。取十六城。（在王十七年。）至是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言得一戰以快其意。）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氏光曰。甚矣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讐。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

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爲讐人役。信哉。

辛未 二十五年。東周君注見前。如秦。

是年。魏入河東地胡三省注。安邑蒲阪。瀕河之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史記正義。本韓邑。近平陽。秦取之。復以與韓。後韓仍獻于秦。二百里于秦。

癸酉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秦王欲約齊伐趙。乃自稱西帝。而遣使立齊爲東帝。蘇代自燕至齊。齊王問曰。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乙亥　三十九年。齊滅宋。宋自微子受封至王偃凡三十二傳而滅。

宋有雀生鸇。劉向說苑作鸇。鸇屬。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偃喜。起兵滅滕。滕自叔繡受封三十一傳而滅。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偃走死温。即周温邑。注見前。

丁丑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齊君地出走莒。相淖齒弒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昌國故城。毅所封。

齊王滅宋而驕。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陳舉諫。皆殺之。燕王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于是使毅約趙。嚪以利誘也。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以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戰于濟西。濟水之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遂長驅深入。劇辛曰。齊大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于齊。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政令虐戾。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乃進軍。齊國果大亂。齊王出走。先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齊〻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于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

封毅爲昌國君。留狥齊城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執齊王而弒之。齒數齊王曰。千乘博昌之間。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千乘。齊邑。漢爲郡。并置縣。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博昌。亦齊邑。漢爲縣。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嬴博。齊二邑名。漢皆置縣。故城俱在今泰安府。樂毅聞畫邑畫一作澅。音獲。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人王蠋一作歜。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絕脰而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

祀桓公管仲于郊。封王蠋之墓。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秦魏韓會于京師。

秦王與魏王會宜陽。又與韓王會新城。注見前。遂胥會于西周。會而不朝王。

戊寅 三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是爲襄王。保莒城。齊東境邑。左傳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非莒國之莒。

淖齒之亂。齊湣王太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音皎。莒人。太史。氏也。家傭。庸作也。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里門也。而

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胡氏三省曰。其時樂毅以燕中軍鎮臨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單自安平保即墨。奔敗之餘。猶可置之不問。法章布告國中。自言已立在莒。安可坐而不問乎。後人論樂毅以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為然也。

使藺相如（韓厥之後仕趙食采于藺因氏焉。）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卞和之玉。）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相如初為謁者繆賢舍人。趙王求可使秦者賢薦之。）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

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紿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見相如禮而遣之相如歸趙以爲上大夫

庚辰 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武公喻止之

楚約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劉伯莊曰虎之爪牙如利刄在身其肉雖臊而人猶攻之者以其皮之所在也若使

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于是楚計不行。

辛巳 三十五年。秦伐趙及楚。

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司馬錯伐楚。拔黔中。注見前。 楚獻漢北。胡三省注。漢水以北。宛葉隨鄧之地。及上庸注見前地。

明年。白起復伐楚。取鄢鄧。注俱見前。西陵。今湖北宜昌府楚西陵地。